

【佛字辨】

今人以佛爲覺。余嘗求之，不得其說。使此「佛」字爲西方所製，則譯之爲覺可也，第佛未入中國時，先有此佛字矣。《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佛者，拘戾而不從之言也。又《釋名》曰：「轡，佛也，言牽引拂戾以制馬也。」是佛即爲拂，而古文拂作𠄎，又作𠄎。古人觀象而後制字，以兩弓从一矢，拂之謂也。是佛者，拂人者也。其棄父母，離妻子，山河大地一切而歸於空，皆拂之謂也。以佛爲覺，蓋譯者尊信其說而故爲此美釋耳，不知西方本來果以佛爲覺乎？即此一字而譯者失之，則五千八百卷中皆以漢語譯之者，一一皆西方本來意義乎？請以質之事佛者。（《說文解字》：「佛，見不審也。从人，弗聲。」）

【佛經恐非西來大意】

余嘗疑今中國所行佛經，皆經數譯而後通，中間不無乖其本旨者。偶閱鳩摩羅什與慧愷書：「天竺國寶，文製倡頌，宮商體裁，以入管弦爲義。今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今之經卷果皆西來大意乎？余不敢信矣。

【佛經不眞】

余嘗疑佛經五千八百卷皆華語，不知凡經幾譯乃成，亦不知與佛所說同否？孰從而辨？唐顯慶中，玄奘譯經，帝敕于志寧等監譯，有敕曰：「特爲看閱，有不穩當處，即隨事潤色之。」是今之經典中多有中國人潤色處，未必一一皆佛說也。經語未必皆出於佛，而欲以經語作佛，此與按圖索駿何異？

【佛書可疑】

余嘗疑今中國所行佛書，蓋經數譯而後成。因憶契丹初入中國者，實名安巴堅，時李琪撰《賜契丹詔》，乃作阿布機。後有歸自虜中云：「虜人實呼爲安巴，非阿布也。」身毒國在漢時譯作捐篤，其後又譯作乾篤，復名之曰乾竺，今且爲天竺矣。譯者但取語音相近，不問字義云何。設有人持中國所行五千八百卷往彼土，不知與當時雙樹下語一一契合否？

【佛不能作福】

唐懿宗末年信佛，故迎佛骨。第佛骨至而大駕遂晏，亦足以明佛之不能作福矣。

【佛不度女人】

劉晝與高歡書：「尼與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驗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大藏律文》：佛告諸弟子：「汝慎勿妄度沙彌尼，女人恣態難保，悅在須臾。」以後佛生惡意，不眞菩薩，不可妄度。是尼之醜行亦佛之所惡也。

之者凶，隨之者吉。」此說得之，宜補注疏之闕。

佛不能作福

唐懿宗末年信佛，故迎佛骨。第佛骨至而大駕遂晏，亦足以明佛之不能作福矣。

書啓慎餘字

今人作書啓，於左方之末書「慎餘左冲無他」諸語，世皆仍之，而不詳其所始。余閱程大昌《考古》，謂古人以尊賜卑者書啟，必於紙尾批曰與某人，如宋時詔勅批答之類，故紙尾結言「慎餘」等語者，示行卑不敢更有他語也。

術者決王荆公去位

王荆公在相位時，嘗向一術者求卜。術者曰：「功名富貴如此，又何卜焉？」公作色

杜諸公。晚年雖曰學李青蓮，其得意處雖迫真，然多失於粗，止能爲白居易，則以信手拈來，不復措意耳。又言平生不好司馬《史記》，然其文多有模倣司馬者。朱考亭謂坡公晚年海外文字，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此又非知坡公也。

佛字辨

今人以佛爲覺。余嘗求之，不得其說。使此「佛」字爲西方所製，則譯之爲覺可也，第佛未入中國時，先有此佛字矣。《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三〕}佛者，扞戾而不從之言也。又《釋名》曰：「轡，佛也，言牽引拂戾以制馬也。」是佛卽爲拂，而古文拂作𠄎，又作𠄎。古人觀象而後制字，以兩弓从一矢，拂之謂也。是佛者，拂人者也。其棄父母，離妻子，山河大地一切而歸於空，皆拂之謂也。以佛爲覺，蓋譯者尊信其說而故爲此美釋耳，不知西方本來果以佛爲覺乎？卽此一字而譯者失之，

〔三〕「佛」，按今本《禮記·曲禮》皆作「拂」。

則五千八百卷中皆以漢語譯之者，一一皆西方本來意義乎？請以質之事佛者。

佛見不審也从人弗聲敷勿切

古文弗

然武丁

田

佛

見不審也从人弗聲敷勿切

𠄎

聲也从人悉聲讀若脣私列切

𠄎

𠄎 仿佛也从人愛聲詩曰優而不見烏代切
𠄎 相似也从人方聲如罔切
𠄎 籀文仿
𠄎 佛不見
審也从人弗聲敷勿切
𠄎 聲也从人悉聲讀若脣私列切
𠄎 精謹也从人幾聲明堂月令數將機終巨衣切
𠄎

《書》「堯納舜於大麓」，孔安國輩以為大錄萬機之政，而桓譚《新論》亦以為領錄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然。故東漢始以牟融錄尚書事，蓋本於此。後代多因之，故有以「大麓」為三公之位者，王克已非之矣。張九成曰：處之深林大澤之間，謂觀聖人者，皆當自其難堪處觀之耳。堯之知舜，豈待以難堪者試之哉？惟《大傳》曰：「堯推尊舜，屬以諸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應劭云：「麓者，林之大也。」鄭康成云：「山足

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
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
怒不至詈疾止復故有憂
者側席而坐喪者專席
而坐水潦降不獻魚鼈獻
馬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
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
中者執胄獻杖者執末獻
巨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
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
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
書致凡遣人弓者張弓尚
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
手承弣尊卑垂悅若主人
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
受由客之左授下承弣鄉
與客並然後受進劍者左
首進戈者前其鐔後其刃
進矛戟者前其鏃進几杖
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
之效大者左牽之執禽者

唐代開成石經 禮記 搨片

御憂不在樂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憂不在味

笑不至矧怒不至詈憂在心難變也齒本曰矧大笑則見疾止復

故自若常也有憂者側席而坐側猶特也憂不在接人不布他面席有喪

者專席而坐降居處也專猶單也水潦降不獻魚鼈不饒多也

獻鳥者佛其首符多為其喙害人也佛戾也蓋為小竹籠以冒之畜鳥者則

勿佛也畜養也養則馴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

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

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操醬齊

獻田宅者操書致凡操執者謂手所舉以告者也設其大者舉其小者便也甲鎧也冑

兜鍪也民虜軍所獲也操其右袂制之契券要也右為尊量鼓量器名凡遺人弓者張弓

東坡前定

天之生賢不與庸衆同者，才與位而已。二者兼全，十不得三，故與角去齒，亦乘除之數也。蘇東坡《志林》：韓退之磨蝎爲身宮，而已以磨蝎守命，故平生謗譽略同。及南海謫還，有問其艱苦者，坡曰：「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箇配軍頭。」然則公之流離顛沛，不獲安於大位者，固才大不容，而於星、相二說亦前定之矣。噫！與角去齒，豈惟坡公！

佛經不真

余嘗疑佛經五千八百卷皆華語，不知凡經幾譯乃成，亦不知與佛所說同否，孰從而辨？唐顯慶中，玄奘譯經，帝勅于志寧等監譯，有勅曰：「特爲看閱，有不穩當處，即隨事潤色之。」是今之經典中多有中國人潤色處，未必一一皆佛說也。經語未必皆出於佛，而欲以經語作佛，此與按圖索駿何異？

叉，弟羅名羅刹，夜叉、羅刹皆食人之鬼，亦以爲名，何也？

佛不度女人

劉晝與高歡書：「尼與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驗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大藏律文：佛告諸弟子：「汝慎勿妄度沙彌尼，女人恣態難保，悅在須臾。」以後佛生惡意，不真菩薩，不可妄度。是尼之醜行亦佛之所惡也。

上林羽獵二賦

司馬相如《上林》、揚雄《羽獵》二賦，膾炙千古。北齊楊斐謂：「雖係以隕墻填塹，亂以收置落網，而言無補於風規，祇足昭其愆戾」，亦是名言。

風流罪過

北齊郎基常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事？」唯頗令寫書。潘子美以書與之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余居京師，別無所作，止是乞俸寫書，罪過多矣。基答潘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未審京師中有能觀仁者否？

佛經恐非西來大意

余嘗疑今中國所行佛經，皆經數譯而後通，中間不無乖其本旨者。偶閱鳩摩羅什與慧整書：「天竺國寶，文製倡頌，官商體裁，以入管絃爲義。今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今之經卷果皆西來大意乎？余不敢信矣。

佛書可疑

余嘗疑今中國所行佛書，蓋經數譯而後成。因憶契丹初入中國者，實名安巴堅，時李琪撰《賜契丹詔》，乃作阿布機。後有歸自虜中云：「虜人實呼爲安巴，非阿布也。」身毒國在漢時譯作捐篤，其後又譯作乾篤，復名之曰乾竺，今且爲天竺矣。譯者但取語音相近，不問字義云何。設有人持中國所行五千八百卷往彼土，不知與當時雙樹下語一一契合否？

漢閏之誤

三歲一小閏，五歲一大閏，自唐虞已然。若《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曆之前，迄至高后、文帝，皆書閏九月，蓋秦之曆法不明，凡應置閏者，皆總而致之於歲末也。其亦據《左傳》所云「歸餘於終」而誤用之者耶？

大宝积经 卷第四十四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菩萨藏会第十二之十尸罗波罗蜜品第七之三

舍利子，当知妇人是众苦本，是障碍本，是杀害本，是系缚本，是忧愁本，是怨对本，是生盲本。当知妇人，灭圣慧眼；当知妇人，如热铁华散布于地，足蹈其上；当知妇人，于诸邪性流布增长。舍利子，何因缘故名为妇人？所言妇者，名加重担。何以故？能使众生负重担故，能使众生弊重担故，能使众生受重担故，能使众生持于重担有所行故，能使众生荷于重担遍周行故，能令众生于此重担心疲苦故，能令众生为于重担所煎迫故，能令众生为于重担所伤害故。舍利子，复以何缘名之为妇？所言妇者，是诸众生所输委处，是贪爱奴所流没处，是顺妇者所输税处，是妇媚者所迷惑处，是妇胜者所归投处，是屈妇者所凭仗处，妇自在者所放逸处，为妇奴者所疲苦处，随妇转者所欣仰处。舍利子，以如是等诸因缘故，名是诸处以之为妇。

大宝积经卷第九十七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优陀延王会第二十九

愚夫为邪欲，贪求于女人，
无间地狱中，受如是诸苦。
说此不清净，秽恶之女人，
愚夫所游行，智者皆远离。
亲近彼女人，最为极下劣，
是恶中之恶，何足为欣乐？

大般涅槃经 菩萨品第十六

复次善男子。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无有不求男子身者。
何以故？一切女人皆是众恶之所住处。

正法念处经 卷第二十九

观天品第六之八(三十三天之五)

欲共女人生，女人为甚恶。

能生于热恼，如火害众生。

如是欲热恼，过于大猛火。

如色大热恼，焚烧众生心。

女人坏世间，令善皆尽灭。

是地狱因缘，大仙如是说。

正法念处经卷第十四 地狱品第三之十

女为恶根本，能失一切物。

大智度论 卷第十四 释初品中羸提波罗蜜

复次，女人相者，若得敬待，则令夫心高；若敬待情舍，则令夫心怖。女人如是，恒以烦恼、忧怖与人，云何可近？亲好乖离，女人之罪；巧察人恶，女人之智。大火烧人，是犹可近；清风无形，是亦可捉；蚯蚓含毒，犹亦可触；女人之心，不可得实。何以故？女人之相，不观富贵、端正、名闻、智德、族姓、技艺、辩言、亲厚、爱重，都不在心，唯欲是亲。譬如蛟龙，不择好丑，唯欲杀人。又复人不瞻视，忧苦憔悴；给养敬待，懦奢叵制。

四分律 姚秦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

比丘尼犍度第十七

若女人在佛法中出家受大戒，则令佛法不久。譬如阿难，有长者家男少女多，则知其家衰微，如是阿难，若女人在佛法中出家受大戒，则令佛法不久。又如好稻田而被霜雹即时破坏，如是阿难，若女人在佛法中出家受大戒，即令佛法不久。

妙法莲华经文句卷第九上 天台智者大师说

阿难问佛：如来灭后见女人云何？

佛言：勿与相见。设见，勿共语。设共语，当专心念佛。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四 后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
游行经第二后

是时，阿难复白佛言：佛灭度后，诸女人辈未受诲者，
当如之何？

佛告阿难：莫与相见。

阿难又白：设相见者，当如之何？

佛言：莫与共语。

阿难又白：设与语者，当如之何？

佛言：当自捡心。